

行吟巴山 达州诗人群像



冯尧的诗

简介:冯尧,男,生于上世纪70年代初,宣汉红峰乡人。青少年时期生活在大山深处,文化生活匮乏,遂到书中取暖,并渐渐迷上写作,高中时开始发表作品,迄今已在《中国青年报》、《巴山文学》、《四川日报》、《诗神》、《西风》、《科学诗刊》等报刊发表诗歌、散文、小说等各类文学作品200余万字,作品多以反映现实生活和思考人类困境为主。1999年出版诗集《歌唱》。系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达州市科普作家协会副秘书长。现供职于达州日报社。

独白:近10年来,因为忙于工作,很少进行诗歌写作,但依然保持着对诗歌和诗人的尊敬。我一直认为,真正的诗人,绝不是那种把写诗当成发泄手段或者炫耀资本的人,更不会利用诗歌来为自己换取现实的利益,那应该是一种信仰,一种从骨子里迸发出的热爱。而真正的诗歌,也绝不是诗人自娱自乐孤芳自赏的虚妄之语,或者仅仅描绘风花雪月的应景之作,她应该是诗人对客观现实和人类困境的思考结晶,是诗人对人类美好情感和理想生活的纵情歌唱。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是诗歌让我清醒,让我恒久保持自己的良知,我很庆幸,并因此深深地充满感激之情。

宁静

无言的锋刃后面 风声
越来越近
一粒防不胜防的流沙
漫不经心地
击中我们的心脏

这是某年秋天的一个下午
内心憋闷 行为笨拙
一些自以为是的人
沾沾自喜的人
打破我内心的宁静

我强忍着愤怒
让沸腾的血液冷凝
我欲哭无泪
欲罢不能
像一头自作多情的困兽
保持沉默
却又无法冷静

就像一个人在奔跑

就像一个人在奔跑
这么早的早晨
就像这不停奔跑的风
呼呼地喘息

就像一群鸟儿
掠过一座高楼
一座山峰
掠过一个人的头顶
悄无声息地逃到远方

就像一个人在奔跑
不停地奔跑
就像一个人在唱歌
不停地唱
却没有人听

对酒当歌

昨夜和一群老面孔
相聚在南门口的小天鹅
喝酒 吃菜 发牢骚

更多的人
在我们周围划拳
对酒当歌

还有一些艺术家
捂着受伤的心
躲在角落一言不发

一个人说他有钱
一个人说他女人漂亮
更多的人什么也没说

我们只是喝酒
喝酒
说那么多废话干什么

不囿于地域 不推敲关系 不遗漏佳作

达州日报社生活周刊

Email:dzrbzshzk@sina.com

西窗

■符纯云(宣汉县)

在小城,居身的小院是单位遗留下来的。一幢老旧的三层楼房,外加百余平方的空坝子。其实也不是空坝子,其间,尚有三两厢稀稀拉拉的菜地,一株并不很高大的梧桐,还有一些草总在石缝中窜出来,似乎想方设法要给这个春天闹出一些动静。

因系单身生活,小房间自然是简陋的,连最起码的墙壁装饰也懒得去动一下心思。宽大的窗户外面,要么是一轮阳光斜斜照射进来,要么是一泻月色洒落遍地。有时候,还会有雨点轻手轻脚爬上窗来,尽管行踪隐秘,却总是在我耳畔不由自主地漏下一串清脆的脚步声。

生活多么简洁明了,正如这一轮又一轮自然变化的季节。小房间里,除了每天安然的睡眠,就只剩下四处散落的灵光一现的思绪。它们没有转

瞬即逝,而是与梧桐树梢的鸟鸣一样,时而隐形,时而现身,一双双轻巧的翅膀掠过空际的声音,空灵、婉转,又像晨雾一样飘曳。

不算浓密的梧桐树叶,在这个春天,还是让人感受到一股浓浓的春意。仿佛一夜间便丰腴起来的叶子,被夜风反复吹奏成一支优美动听的晨曲。不知何时归来的鸟鸣,持续萦绕在枝繁叶茂之间,先是随着纯净的露珠漫不经心聚拢,又在叶片边缘小心翼翼滴落。那纤弱、优雅的姿态,怎么看怎么让人无来由地产生一种莫名所以的疼痛。

相对于小城所处地势,这里是有一定高度的。所以,透过没有帘子的窗户,早晨总能看见通红的日头慢慢升起,夜晚总能沐浴纯净如水的月色安静入眠。少了楼群的重重阻拦,风可以在这里自由来去。特别是眼下这样的春天,风习惯于

携带芬芳的花粉、青春的绿意,随心所欲地制造一些看似暧昧的事件。

从悦耳的鸟鸣中悠悠醒来,清爽的晨光瞬时落满面颊。其时,还有淡淡的雾气缓慢萦绕,鸟的翅膀每拍打一次就牵走其中一缕。当雾气完全散去,看似小巧的鸟鸣却没有任何减弱的迹象,它们歌唱着,赞美着,仿佛系在树梢上的绚丽春光,在我眼前恒久闪烁。

不远处,是碧波荡漾的江口湖。虽然几幢楼房遮挡了内心的风景,但那唧唧呀呀的浆声、潺潺不息的湖水,却照样穿越空际摇曳而来,时时滋润着心灵的土壤。常常在半梦半醒之间,一串鸟鸣从湖面缓缓掠过,诗意的濯洗,青翠的音色,让多少执掌幸福灯盏的优美诗句落地生根。这时候,系在树梢的鸟鸣,更是铺展无限春光的爱心使者。



另辟蹊径 别有洞天

——读何光表《巴渠川剧史》

■王定欧/文

近日,有幸拜读何光表先生的新著《巴渠川剧史》,在为数不少的川剧史著中,颇有“另辟蹊径,别有洞天”之感。

过去的川剧史著中,影响较大的有安民先生的《川剧简史》及邓运佳先生的《中国川剧通史》二种,二者都具有“通史”的性质,至于断代史及专题论著,则不下十数种。但它们的研究视角,无一不是从剧种的角度切入,对于川剧的河道艺术均较少涉猎。

所谓川剧河道,是指川剧沿四川水系而逐步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流播区域。四川河流除北部松潘草地各河注入黄河外,均属长江水系。四川幅员辽阔,旧时山川阻隔,陆路交通不便,水路即是商路,戏班也多以水路为依托,流动于河道连结的一些地区。从清代晚期到民国年间,逐步沿嘉陵江、岷江、沱江和乌江及长江上游形成川北河、川西坝、资阳河、下川东四大流播区域,在艺术上也受艺术传承和方言口音的影响,渐渐演变为各具特色的四大流派。在这四条河道相连接的边沿地区,往往又有一些小的河道,它们在艺术上多能兼容相邻的大河道的之长,以其独有的地域特色共同构成川剧色彩斑斓的艺术景观。研究川剧的发展史,特别是它的艺术流变,不能不深入探究其河道艺术,包括一些特色鲜明的小河道。渠河,便是影响较大的小河道之一。

渠河属嘉陵江水系,川剧河道中的渠河,介于四川东部与北部之间,统称“巴渠地区”,指大巴山下、渠河两岸的川剧流播区。按现行的行政区划,它包括巴中、达州、广安三市

和重庆的合川,共有通江、南江、巴中、平昌、宣汉、开江、万源、达县、通川区、大竹、渠县、广安、岳池、邻水、合川等15个市、县,幅员面积3.6万平方公里,古属巴国,新中国成立初分属川东及川北行政区。早在清代乾隆三十九年(1774),渠河达州人杨五儿便与川西金堂人魏长生带领“川伶”远赴北京,以生气蓬勃的新出秦腔名动京师,为中国戏曲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之后,川剧在广袤的巴渠大地逐步繁衍,至民国年间及新中国成立后,戏班云集,戏台林立,演出活动遍及城乡,出现了繁荣昌盛的局面,在川剧发展史上谱写了辉煌灿烂的篇章。今天,渠河川剧虽然已呈式微之势,但它那具有巴渠人精神气质的古朴、雄浑、活脱、机趣的演唱风格,至今仍对川剧艺术的传承和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它所蕴藏的丰富深厚的艺术财富,无疑是川剧史学界应当深入开掘和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

光表先生以其艺术家兼史学家的独特眼光,大胆地突破传统川剧史学研究的局限,第一次将笔触伸向了川剧的河道艺术,以一部四十五万字的《巴渠川剧史》,向人们揭开了巴渠大地川剧发展和演变的神秘面纱,为我们描绘出一幅百余年山乡川剧生息繁衍的绚丽画卷。全书分十四篇,在概述巴渠地区川剧的历史和现状后,以县区为单位,分别叙述所在地川剧的发端、发展、戏班、戏台、人物、剧目、演出习俗、玩友活动,具有极高的研究和资料价值,可称为巴渠川剧的一部百科全书。其中,对于将一生贡献给巴渠川剧的前辈艺术家如廖三吉(1881-1948)、陈震权(1894-1971)、廖盛奎(1913-1973)、梁玉成(1895-1960)、刘学智(1889-1962)、邓九雷(1904-

1964)等二十余人,记述尤为翔实,在许多方面填补了川剧史研究的空白。

从这部流溢着浓郁乡土气息的川剧河道史著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巴渠川剧与巴渠人民的血肉联系,川剧盛衰对社会变迁的依存状态,而且可以看到巴渠川剧人的奋斗精神、艺术智慧,以及他们在民族危亡关头所显示出的崇高气节。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开江县任市镇小学校长、川剧玩友罗承荣为进行抗日宣传,毅然辞去公职,当尽一百余亩家产,自组“七·七剧社”,在任市关帝庙演出《岳飞抗金》等传统戏和一些宣传抗日的现代小戏,演出收入全部捐给抗日前线,成为县内外知名的爱国戏曲团体。之后,罗承荣先生再也没有离开过川剧,共和国成立后,他担任县川剧团团长达十数年之久,十分令人感动。可以认为,这是一部血肉丰满、具有生命张力的河道川剧史,它为我们研究川剧和川剧人提供了诸多重要的信息,是近些年来难得一见的好书。

读完光表先生这部史著,我在为巴渠川剧人的奋斗精神、辉煌业绩深深感动的同时,也对近些年巴渠川剧的急剧衰落深感忧虑。是川剧发展的客观规律使然,或相关地区的文化政策有误,我们有必要进行认真的思考。

光表先生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多栖多产作家,虽已年届七旬,仍然笔耕不辍,他这种勤奋治学的精神令人钦佩。

(本文作者王定欧,戏剧家,四川省川剧理论研究会会长,原四川省川剧艺术研究院院长)

文心雕龙

居身这座小院,屈指算来,恰好已经历四个季节的更迭。除了时刻聆听明净如水的鸟声,少于看见鸟儿们亮丽而轻盈的身影。抬头间,隐约可见三两双翅膀在枝叶背后跃动,它们叽叽喳喳地啄食或对话,让人不忍心过多打搅多么安静的存在。有时候,我会接上满满一盆清水,然后悄悄躲藏起来。很快,它们就三三两两地降落,一番左顾右盼、交头接耳之后,便放心地围聚在水边,伸出尖尖的喙浅浅啄食那么几下。更多的时候,我看见它们对着清澈的水面,松一松倦累的双翅膀,照一照浅黄的身影,充满了雍容与优雅。

“系在树梢的鸟鸣/让无限的美自由生发/当每一滴春水滴落/都能在我的内心/浇灌出无可言说的幸福”——是的,系在树梢的鸟鸣,每天夜里都为我点亮圣洁的灯盏,清晨又催我早早起床,赶上生活这趟忙碌行进的火车。

初登凤凰楼七律二首

■梁上泉(重庆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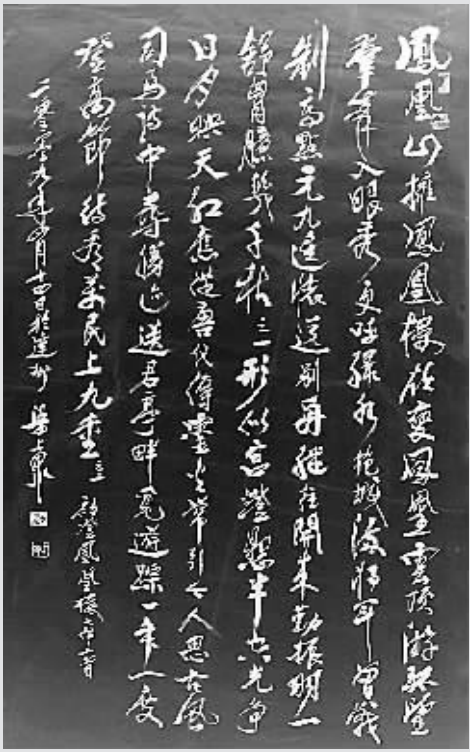
一

凤凰山拥凤凰楼,欲变凤凰云顶游;
环望群峰入眼秀,更呼绿水抱城游。
将军曾战制高点,元九缅怀送别舟;
继往开来勤振羽,一抒胸臆几千秋。

二

形似宫灯悬半空,光争星月映天红;
应从唐代传灵火,常引今人思古风。
司马诗中寻胜迹,送君亭畔觅游踪;
一年一度登高节,待看万民上九重。

二零零九年四月十四日于达州



沁园春·五秩抒怀

■胡治中(达州市)

人生苦旅,五秩初登,几多浮沉。看悠悠江水,行行陌路;堤岸翠柳,雾锁烟尘;月下倩影,花间鸣莺,记得年年秋复春。不曾负,任学海泛舟,鸥鹭耕耘。

往事不堪回首,谁与论?忆川东烽火,访羊城暗哨,揽西沙风云。把酒临风,邀月对饮;凭栏远眺,浅唱低吟,巴山夜雨伴孤灯。遥念处,有白首相约,秋水伊人。

春登凤凰楼

■孟兆怀(达州市)

凤凰山上凤凰楼,雄距峰巅占鳌头;
登临极目天地阔,满眼达城竞风流。

土家人拜保爷还有一种更为“奇特”的方式,叫做“闯拜”。土家人大清早把小孩带到大路边,在地上摆好三道菜,等有人路过。“闯”来的第一个人不分男女,不论老幼、不计辈分,都会被盛情地邀请去吃菜,因为吃下一口菜就意味着成了孩子保爷。如果路人不愿意做这个“闯拜”保爷,最好有趣地绕道而行,免得双方难堪。若凑巧最早“闯”过的是一条狗或是牛等动物,也得认它做保爷,父母就给他起个“狗儿”、“牛儿”之类的小名。

随着时代的进步,土家人的传统习俗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逐渐代替了陈规陋习。如今,拜保爷的现象仍有,只是目的不再是为了消灾避难,因为先进的医疗技术和完善的医保体系保障了土家儿女的健康。关系好的两家人为了促进友情结成“干亲家”,两家人自行约定,选一个清闲的日子,在一起小酌两杯就算完成仪式。“闯拜”这种近乎荒诞的行为更是渐行渐远,只存在于年纪较大的土家人的记忆中。

巴渠风物